



聯 合 國

# 安 全 理 事 會

## 正 式 紀 錄

第 二 年

第 二 十 六 號

第一百十九次會議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七日

紐約成功湖

# 目 錄

## 第一百十九次會議

	頁數
九十六. 臨時議事日程.....	二五一
九十七. 通過議事日程 (文件 S/301).....	二五一
九十八. 繼續討論關於前日本受委統治島嶼之託管協定草案.....	二五一

---

## 文 件

下列各項與第一百十九次會議有關之文件載於：

附件

### 第二年補編第八號

美利堅合衆國代表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七日致秘書長函，附關於前日本受委統治島嶼之託管協定草案 (文件 S/281).....	十七
---	----

### 第二年補編第九號

秘書長關於參加安全理事會討論前日本受委統治島嶼託管協定草案之諸代表之報告 (文件 S/303).....	十八
秘書長關於參加安全理事會討論前日本受委統治島嶼託管協定草案之紐西蘭代表之報告 (文件 S/303/Add.1) .....	十九
秘書長關於參加安全理事會討論前日本受委統治島嶼託管協定草案之加拿大代表之報告 (文件 S/303/Add.2 ) .....	二十
秘書長關於參加安全理事會討論前日本受委統治島嶼託管協定草案之印度代表之報告 (文件 S/303/Add.3 ) .....	二十一



聯合國  
安全理事會  
正式紀錄

第二年

第二十六號

第一百十九次會議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七日星期一午後三時在紐約成功湖舉行

主席：Mr. O. ARANHA (巴西)。

出席者：下列各國代表：澳大利亞，比利時，巴西，中國，哥倫比亞，法蘭西，波蘭，敘利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英聯王國，美利堅合衆國。

九十六．臨時議事日程  
(文件 S/301)

- 一．通過議事日程。
- 二．美利堅合衆國代表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七日致祕書長函，附前日本受委統治島嶼之託管協定草案 (文件 S/281)<sup>1</sup>。

九十七．通過議事日程

(議事日程通過)

九十八．繼續討論關於前日本受委統治島嶼之託管協定草案

主席：吾人在上次會議時<sup>2</sup>收到澳大利亞代表團及英聯王國代表團之修正案。當時本席決定：在吾人決定邀請之各國代表尚未參加吾人之討論前，對於任何修正案俱應從緩審議。

然在對諸修正案作進一步審查後，本席

<sup>1</sup> 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補編第八號附件十七。

<sup>2</sup> 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第二十五號。

認為澳大利亞代表所提修正案涉及安全理事會關於戰略防區託管事項之基本職權問題。本席認為吾人必須在邀請非安全理事會理事國之諸國家來此參加討論以前，先將此問題研究明白。與此問題惟一有關係者自為安全理事會。本席但欲就安全理事會基本職權規定一點對理事會貢獻愚見，但斷不欲加以裁決。此事關係重大，當由理事會自行決定之。

鑒於憲章第八十三條第一項授權安全理事會辦理關於戰略防區託管事項之規定，本席認為：如謂理事會對此類事項之決定應以某一其他國際團體(不論其有無聯繫)加以接受為條件，對於此種觀念，吾人礙難接受。愚見以為：一旦吾人將某項託管協定加以批准，則就聯合國而言，此當屬最後之決定；除安全理事會另有決議外，不得取消之。吾人應恆念憲章第二十四條之規定，吾人處理此類事項時，即係代表全體會員國；而安全理事會為處理此類問題之惟一最高機關。

另一方面，本席以為：吾人如對一本非由聯合國主持之會議頒發任何一種訓令，亦殊不宜。但如太平洋和平會議認為對安全理事會之決議有加以注意並加以認可之必要時，該會議自可為之。當該會議集會時，參與其會之任何代表團自可隨意將此事提出。此係與安全理事會本身無關之問題。本席茲

再聲明：本席決無意對此點作任何裁決，以上所言不過一種意見之表示而已。

茲在邀請非安全理事會理事國來此參加吾人討論以前，擬請理事會就澳大利亞修正案對理事會基本職權之關係，發表意見。

Mr. HASLUCK (澳大利亞)：澳大利亞代表團知悉安全理事會目前處理之問題乃一關係基本職權之問題，即本代表團所提交理事會之關於託管協定草案第十七條之修正案是否獲採納？<sup>1</sup>吾人假定現在之討論僅限於有關安全理事會基本職權之問題。

當上次會議結束之際，有人基於根本法上之理由，就吾人之修正案提出若干異議，此實令吾人詫異，因吾人難以揣度此項異議究因何而起。主席適纔之言論，暨吾人在兩次會議中之會談，俱已說明此種異議之性質。吾人以為此種異議之發生實以誤解澳大利亞修正案之目的及文字所致，因此，本人或應再就澳大利亞修正案之用意為何，及其通過後之影響為何，加以闡明。本人希望在解釋此事以後，此類關於基本職權之異議可以消除。

本人揣度此項異議非由於案文或其某種詞句而起，而係對於修正案之意義或臆測之意義，另有見解所致。在上次會議時，本人此提草案中之若干語句——尤其“須經接受”一語——頗屬含糊，可能使各代表有不同之了解，此或即誤解之所由生也。

本人相信：諸君在討論是否接受澳大利亞修正案以前，當望澳大利亞代表團儘量闡明其修正案之文句，並將其目的解釋清楚。

在以前數次會議中，澳大利亞代表團已一再說明：吾人竭誠贊同將前日本受委統治島嶼託交美國管理之提案，並贊同在託管協定發生效力以前，仍由美國繼續執行事實上之管理。吾人亦完全承認憲章授予安全理事會批准託管協定之權，以及戰略防區託管協定惟有安全理事會始可批准之規定。本人認為：在此點上，澳大利亞代表團與任何其他代表團之間並無不同之意見。

澳大利亞代表團提出第十七條之草案，其所欲確立之惟一原則即：關於任何決定，其為對日和約之一部分者，凡對日作戰之諸交

戰國家俱有參加討論之權。吾人謂日本代管諸島之處置事宜即對日和約之一部分工作。

關於處置諸島一事，吾人不能預斷將來吾人在安全理事會席上所表示之意見與最後和平會議席上所表示之意見有若何之差異。以本代表團而論，吾人可以保證日後提交和平會議之提案與今日吾人所提者相同。理事會既已邀請若干有關係國家參加此項討論，則和平會議及安全理事會之意見一致，更屬有望。

澳大利亞修正案中決未建議和平會議當有權擬定或修改託管協定之實際條款。關於此項協定之議訂及使其獲得批准之辦法，憲章第七十九條及第八十三條均有規定，此點甚為明白，本代表團不欲亦不能提議任何違反憲章之行動。吾人認為和平會議中關於此一特定事件之主要問題乃如何處置諸島，而非如何規定託管協定之條款也。

關於處置問題，吾人在修正案中嘗已言之，本協定簽訂國各方了解日本自簽訂和約之日起，將其在該領土之一切或有之統治權及行政權悉行交出——至於日本是否有任何權利，姑置不論——再者，本協定簽訂國各方了解：“該領土應正式完全脫離日本之任何形式統治。”在修正案中，吾人列入此句，明示此係安全理事會諸理事國間之一種了解。吾人實不明瞭為何所用之詞句竟為人視為對和平會議之訓示。吾人決未思及安全理事會應對和平會議有所訓示，但深覺諸理事國間所達成之了解可以照此付諸紀錄。再者，吾人深信：日後出席和平會議之各理事國代表如願接收此種了解，吾人可信其將依此了解而行事。但吾人須申言者，即吾人修正案所言之了解乃為安全理事會理事國間之了解，而各理事國即根據此了解以決定其所批准之協定之生效日期。

就本人已發表之言論，足見所用“須經接受”一語一如吾人在首次修正草案中所應用者，澳大利亞代表團並無意謂太平洋和平會議能更改託管協定草案之條款。亦無意謂太平洋和平會議能替代安全理事會行使核准協定之職權。和平會議所能為者乃完成一和平會議份內應為之事件，此固顯而易見者也。

吾人為避免誤解並為將來之討論提供一

<sup>1</sup> 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第二十五號第二四八頁。

明確基礎，以決定是否接受此修正案起見，經請示本國政府；茲擬將修正案中第一句略加修改。原文謂：本協定“須經接受”。茲爲求意義更見明晰起見，擬將其改爲：

“本協定將於對日作戰勝利各聯盟國與日本所訂之臨時或最後和約開始約束日本之日起發生效力……。”

此爲吾人修正案自始迄今所具之惟一目的。吾人爲求辯論修正案可否接受時，勿因某條款仍有爭執而致議論混淆起見，擬請准將本代表團之第十七條草案分發各位，並請以該草案作爲吾人將來討論接收修正案與否之基礎。

以上述基礎爲出發點，並以第十七條新草案爲吾人討論之對象，本人願就已引起之理事會基本職權問題，略作申述。

截至目前，已引起之異議似有兩點。第一，安全理事會對託管協定之批准乃最後之決定，該項決定惟有安全理事會始能取消，而安全理事會此種管轄權不能與任何其他國際團體分享。吾人對於此種意見並無爭議，但吾人必須申明吾人之修正案對於上述意見決無違背之處。鑒於本人適纔就吾人修正案之用意所作之解釋，深信此種異議必可消釋，因吾人所提之修正案既無關於協定條款之議訂問題，而且與安全理事會批准諸條款事亦無關係也。

本人認爲；吾人對於憲章有關設立託管區域之兩種辦法；在心目中有明加判別之必要。第一，關於託管協定條款之如何議定，憲章第七十九條列有規定；第二，關於戰略防區，依照第七十九條規定而議訂之此種條款應由安全理事會按照第八十三條規定核准之。實際言之，此二種程序乃係兩種單獨之程序。吾人認爲憲章並不禁止於託管協定條款內規定此項協定應俟安全理事會核准後若干日開始生效。

事實上，如諸代表查閱當前之協定草案，即可見美國代表之提案即有如上之規定。美國代表提出之草案第十六條云：“本協定應……開始生效”，然其生效日期非始於安全理事會核准之日，而爲於“美國政府經過必要之憲法程序，加以批准之時”開始生效。

此即謂本協定將來之生效日期將由安全理事會以外之機關決定之；以此案而論，本人認爲此機關乃美國之參議院也。

倘第十六條爲一適當之規定應列入託管協定，——本代表團亦同意此點——則吾人主張吾人所提出之第十七條亦同樣爲一適當之規定。吾人所提之第十七條僅謂本託管協定將來生效日期應視和平會議之進行情形而定耳。據吾人觀之，吾人第十七條中之建議與現有草案第十六條中之建議性質完全相同。

茲論第二點異議。吾人所提之修正案在事實上並無規定另一會議應作何事之意。吾人認爲修正案中對和平會議決無任何指示；吾人修正案僅欲記錄本理事會中各理事國間之了解，而此種了解即彼等現時協定之基礎也。

對於吾人之修正案，可能尙有其他認爲違反憲章之異議提出。惟就目前觀之，及就吾人爲此項修正案之用意所作解釋而言，所謂涉及理事會基本職權之異議實不成立。此種異議實由於對吾人修正案作某種解釋而生，但吾人之修正案向無而且亦決無此意也。

簡括言之，吾人認爲澳大利亞修正案實無妨於理事會之基本職權。該修正案決無意於，而事實上亦決未，破壞及削減安全理事會之職權。該修正案並未建議謂對於安全理事會核准之協定條款，除經理事會核准及依其所定程序外，得作任何修改。該修正案僅建議將協定之生效日期暫予展延，其目的在求確認協定之核准與和平會議對日本代管島嶼所定處置辦法二者間之關係，澳大利亞修正案決未企圖藉其文句或含義，指示該和會應如何進行。簡言之，吾人認爲所提修正案之性質與現有草案第十六條之性質完全相同。

吾人假定：在此次辯論之後一階段對於吾人修正案之討論當不僅限於其是否違反憲章一點，屆時吾人願陳說贊成通過第十七條之特別理由及論據。但目前吾人僅願就理事會基本職權一問題，加以申論。

主席：本席認爲澳大利亞修正案經其代表提出修改，對理事會基本職權規定一點已無疑問；深信無人反對接受澳大利亞所更正之修正案。澳大利亞代表對於解決此事之合

作精神殊令本席感激。如理事會同意，吾人現可就當前問題進行一般之討論。

Mr. AUSTIN (美國)：主席，據本人對目前情勢之了解，閣下已對本人所擬討論之一項問題有所裁定；惟本人此刻陳述意見，決無對閣下裁定有不敬之意。本人欲述之意見與美國對此修正案之態度關係至大，故希望將此意見載入紀錄。

主席准本人對此問題加以討論否？

主席：本席並無異議。本席並未對此有所裁定，惟僅陳愚見，供理事會考慮耳。

Mr. AUSTIN (美國)：本人願據三種觀點，就此修正案作法律方面之審查。第一，乃聯合國之觀點：此修正案對於聯合國之威權及有效權力影響如何？第二，本人願審察此修正案與其處理所謂日本權力及對日戰勝國之主權及有效權力之企圖間之關係。第三，本人願從法律意義上說明美國對此提案之態度，因此項建議不會將來任何協定發生效力之先決條件也……。

主席：請容本席插言。本席以為現在最好邀請其他有關國家前來參加吾人之討論。

本席現請加拿大、印度、荷蘭、紐西蘭、菲律賓共和國諸國代表就本理事會席，並參加吾人之討論。<sup>1</sup>

(加拿大、印度、荷蘭、紐西蘭及菲律賓共和國代表就理事會議事席)

主席：本席謹代表本理事會向甫就席之諸位代表表示歡迎。

本席阻擾美國代表，特此道歉，茲請繼續發言。

Mr. AUSTIN (美國)：敬謝主席。

美國政府歡迎前來參加之各國代表。託管事項關係甚重，不論協定內容為何，得由所有有關國家直接參加審議，美國對此無任欣慰。

首先，本人願從聯合國之觀點，審議澳大利亞之提案。此項提案對聯合國之威權影響如何？吾人先觀其字句。第一句謂：“本協定將於對日作戰勝利各聯盟國與日本所訂之

臨時或最後和約開始約束日本之日起發生效力……。”其意是否謂：倘遇所締結之條約對日本無約束力時，則本協定將不發生效力？其意是否亦謂：倘無和約，則本協定亦將不發生效力？此句是否謂：倘對日和約之締結需時數年，則本協定亦將同樣擱置？憲章是否規定得將協定中如生效日期之重要部份交由從事他種工作其他團體取決？

第二句謂：“……本協定簽訂國各方了解：日本自簽訂和約之日起，將其在該領土內之一切統治權及行政權悉行交出，該領土正式完全脫離日本統治。”吾人可想像各戰勝國或可能另有懷抱，而認為不應要求日本將其“該領土內之一切統治權及行政權”悉行交出，該領土不應“正式完全脫離日本統治。”此非不可思之事；倘事實竟然如此，則此語明示本協定實禁止或有意禁止戰勝國之行動。此實有悖憲章精神及文字。憲章第一百零七條稱：

“本憲章並不取消或禁止負行動責任之政府對於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本憲章任何簽字國之敵國因該次戰爭而採取或受權執行之行動。”

此修正案處處直接違反憲章。依照修正案第一句之規定，吾人將剝奪聯合國之真正職權。聯合國對於託管具有惟一獨特之最高威權，其他機關無此權能。

再者，憲章第八十三條第一項稱：

“聯合國關於戰略防禦之各項職務，包括此項託管協定條款之核准，及其更改或修正，應由安全理事會行使之。”

吾人對於澳大利亞所提修正案中之首句即負有責任。吾人負有神聖信託，維護聯合國之管轄權。吾人乃安全理事會，吾人首要責任即在防護及保全聯合國之威權及效力。當其遭受破壞時，惟一能為之防護者乃吾輩也。捍衛、維護及保持聯合國之管轄權乃本理事會最崇高責任之一。

此外，澳大利亞修正案之第二句復對聯合國之威權作一過大之假定。依照憲章，聯合國並無訂定和平條款之權。關於對日戰勝國與日本間訂立和約事宜，聯合國並未受有任何委託。吾人如何能作此荒謬之假定，使安全理事會達成一決議，謂“本協定簽訂國彼

<sup>1</sup> 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補編第九號附件十八、十九、二十及二十一。

此了解……；”此自然爲吾人所了解，此項了解乃吾人通過本修正案所生之結果；換言之，即吾等安全理事會擅權宣稱將來任何國家如與日本締訂此項條約，應載有某種條款。吾人宣稱：依此項條約，“日本應將其在該領土內之一切統治權及行政權悉行交出，該領土應正式完全脫離日本統治。”吾人是否有權爲此？

吾人甚喜第十六條亦被援引。第十六條爲兩當事國間所締結協定之一部，當事國之一造爲擔任管理當局之美國，另一造爲聯合國。以當事一造而言，爲何該協定不應遵行該國憲法上所必需之有效程序，以求該協定生效？當前之提案爲：本協定生效之日期應由因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果獲得此割讓領土之聯盟國及非聯盟國加以決定。依照修正案，決定該項日期之權乃操在上述國家及對日作戰獲勝各國家手中——此處所引入之無關國家與實際問題既無干連，又無關係。

管理當局與聯合國所作之規定爲協定應於一國遵行憲法程序使其生效後開始生效。該項修正案則主張協定祇能於若干數日未確定之國家於未確定之某日達成一未確定之協定時開始生效。上述兩種規定之間豈無意義上之差異？此二種規定果有相同相類之點乎？吾人敢言並無類似之處。

吾人自聯合國觀點視之，修正案之第一部份欲將聯合國之權力給與其他機關；同段之第二部份以聯合國未有之權力授與聯合國：凡此皆違反憲章也。

此刻容吾人就日本在此事項中之地位略事審討。吾人在此可一論歷史上之事實，其中若干爲過去之正確史實，若干則發生未久猶在耳目。第一，日本因違反代管義務，已在事實上正式喪失其對此等島嶼之一切代管權利。此爲波蘭修正案之主旨，並已經美國接受；現在成爲提請安全理事會審議之協定之一部。第二，因戰時美國之佔領，日本之代管權已被剝奪。第三，依投降書之規定，日本喪失代管權。本人在提出此協定供諸位審議時，已言各節，茲不擬虛糜時間，更事贅複。但所以道及此者，乃求使紀錄明白耳<sup>1</sup>。

<sup>1</sup> 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第二十號及補編第八號附件十七。

吾人在提出協定草案供諸位審議之際，所以引述以上及其他歷史陳蹟者，乃藉以宣告當前修正案所論之日本在諸島嶼上之任何權利已不復存在。諸君是否已經察及本修正案中未有隻字言及所有權？事實上，修正案謂：“日本應將其在該領土內之一切統治權及行政權悉行交出，該領土完全正式脫離日本統治。”

自然，倘吾人論及所有權，則此項要求不免過於微小，不啻加以審議。確切言之，諸君當必於委任統治滿期以後，將尚未分配之五分之一之殘餘利益加以瓜分。倘本修正案所謂之任一有關國家將分取其利益，則其所得幾何？此項權利乃因一無時間限制之委任統治而生。諸君能以美金一元估量其價值乎？再者，日本之五分之一之利益當必由此次戰爭中所有對日作戰勝利諸國共同瓜分；故此可能僅爲殘餘五分之一中之六分之一或十分之一而已。倘諸君言及所有權，各國所可望分得者，實已微不足道矣。

茲在安全理事會中力言日本有若干代管權尚未被正式剝奪云云之所有國家亦曾簽署日本投降書；參加此舉者即係使日本正式放棄其對諸島嶼所有權利之當事國。參加簽署日本投降書之諸國（本人有該投降書之照片一幀）現在此方面提出任何要求，豈非奇事乎？試觀“日本應將其在現有領土內之一切統治權及行政權悉行交出……”等語，可知此種要求是否荒謬背理。

投降書謂：

“吾等奉日本天皇、日本政府暨日本帝國大本營之命，茲代表接受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美國、中國及大不列顛三國元首所宣佈及隨後經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參加之波茨坦宣言所列舉之條件，此四國以下簡稱聯盟國。”

本人知荷蘭代表 C. E. L. Helfrich 海軍上將、紐西蘭代表 Leonard M. Isitt 空軍少將、澳大利亞代表 Sir Thomas Blamey 俱各簽署。其他參加對日作戰之國家亦均在此項投降書上簽字。倘有任何國家被遺漏者，則聯盟國最高統帥 Douglas MacArthur 將軍已代表對日作戰之聯合國簽署。

日本投降之請求係於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提出。投降書之日期則爲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但吾人自日本投降請求中得悉：

“日本政府願意接受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美國、中國及大不列顛國三國元首所宣佈及隨後經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參加之波茨坦聯合宣言中之諸項條件，但具有一項了解，即上述宣言中決不包含任何要求，損及日本天皇爲最高統治者之特權。”

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在波茨坦發表之日本投降條件第八節規定：

“開羅宣言中之條款應予實踐，日本主權應限於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諸島，及經吾人決定之其他小島。”

茲請參閱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一日所披露之開羅聲明原文，其中有謂：

“...三大聯盟國從事此次戰爭，在求遏制並懲罰日本之侵略。彼等既不求自惠，亦無意於領土拓張。彼等之意旨在將日本自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所攫取或強佔之太平洋島嶼盡行奪除，日本應將自中國竊據之所有東四省、台灣及澎湖羣島各地歸還中華民國。日本亦應自其他因暴力及貪婪而獲得之領土內退出...”

吾人現於安全理事會有一託管協定之修正案，依照該案，本理事會應求日本“交出其現有領土內之一切統治權及行政權，而該領土應正式脫離日本統治。”

倘吾人竟通過該決議，並擅自訓令戰勝國應於和約中作若何之規定，則鑒於已經簽訂之投降條件，試思該項決議當發生何種影響？

此外尚有一點，須促請諸君注意。美國倘接受此種託管任務，則必當依照其憲法程序辦理，不能另採其他任何途徑。美國似爲惟一願對此偉大委託負起責任及費用之國家，其所以如此，乃爲世界和平與安全設想，而決非計及商業上之利益。諸君俱知此諸島嶼在商業世界中之地位，諸君亦知從商業上着眼，諸島嶼乃係一種債務而非資產。但該國會參眾兩院聯合議決授權總統簽署此協定，

或運用參議院之條約權以出席參議員三分之二之投票接受安全理事會所核准之協定外，美國不能作任何行動。

諸君皆曾處理相類之情形。倘有人以一協定草案提交立法機關，而該協定非俟對日和約議定並發生拘束效力時不能生效，則該立法機關——尤其一大立法機關——對此將如何辦理。本人深信除諸君外，別無其他專家團體對此事更能表示意見也。各貴國立法機關對於此種不完備之協定，在其所含最重要因素（即生效日期）須由若干國家（在此案中，則爲九國）隨後裁奪之情形下，將採何種行動？

吾人必需從實際上着眼。若要求美國根據一種“應待對日作戰勝利各聯盟國與日本所訂臨時或最後和約開始拘束日本以後始能生效”之協定，擔承託管責任，諸君設身處地是否認爲合理？吾人是否認真討論，抑徒爲辯論而諍諍其詞？請注意此事之實在情形。設貴國處於美國之環境與地位，對此提案閣下將採何種立場。

Mr. EL KHOURI (敘利亞)：主席，敘利亞代表團對於閣下所作之第一聲明表示贊同，但對於第二聲明，謂澳大利亞代表團修正案經作字句修改，可予接受一節，本人歉難同意。該修正案雖經澳大利亞代表團提出修正或更改，本人對於前後兩提案並不覺有重大之區別。

依照其第二提案，本協定之生效須待和會舉行及和約締訂後，視日本是否加以接受而定。彼並未確言日本應當接受此條款，但謂應要求日本加以接受。此項要求之意在強迫日本接受該條約。

第一，安全理事會公開宣稱；此等條件條款應強迫日本接受，或應要求日本加以遵守，似極不相宜。此將不免違反和約之意義，緣和約應由締約兩造在自由坦白之精神下締訂也。

吾人現有之協定係根據憲章第七十九條之規定而擬成之雙方協定。一造爲管理當局，即美國；另一造爲安全理事會。澳大利亞代表團提案引入一第三者，而實非締結現有協定之任何一方當事者，因此乃將本協定之執行



及生效二事置於當事兩造之能力及權限範圍之外。

吾人不能使吾人之協定受不在吾人權力量範圍內或不由吾人支配之諸因素之影響。本人覺此提案與吾人開始討論時澳大利亞代表所作之第一次聲明相類。當時彼曾欲對締結協定事提出法律上之異議，謂日本因受國際聯合會之委任統治而有若干權利；彼亦以為除非日本放棄或不主張該項權利，或承認無此權益外，安全理事會對於此事無處理之全權。安全理事會其他若干代表亦作有同樣聲明，但表示如安全理事會認為此時即應接受本協定，則彼等亦願接受之。

因此，就澳大利亞提案觀之，吾人尚不能肯定現時是否有締結此託管協定之權。吾人似乎尚在努力為日本保留足以稽延執行本協定之若干權利。

據此情形，本人相信最好由吾人就第一點通過一決議案，謂因鑒於美國聲明及其他各代表團聲明中所申述之理由，日本已不復具有統治權利。波蘭代表團曾提出修正案，建議於序文中增添下句；“鑒及日本違反上述國際聯合會委任統治書之規定，因而已喪失其代管權。”倘吾人接受波蘭修正案，則此問題當即解決。如此吾人即可自信吾人所締結之協定為最後決定，而不慮任何其他異議及阻撓將改變或推翻吾人之一切決議。吾人最好決定下述一點：吾人是否即時有權訂結一最後性及決定性之協定，抑或吾人並無此全權，而應將此協定展至和約締結後再議。但此種不知何從之猶豫殊有損安全理事會與聯合國之尊嚴。倘吾人草擬一協定，並接受之，則吾人斷不能使此協定懸於一不在吾人權限內並且與此協定無關之因素上。

本人提議先解決下列一點：吾人現在是否有權締結此託管協定，抑應有所等待？若依澳大利亞之提議，此協定既應於和平會議後生效，現在何必作此協定？倘此協定不能立刻生效，吾人願建議展緩至和平會議以後再議。否則，倘吾人現在有權締結此協定，則吾人即應為之，並認為日本對諸島嶼決無代管權或任何統治權。

Mr. HASLUCK (澳大利亞)：主席，如本人

了解無誤，澳大利亞修正案已被認為由理事會接受，提交各代表就其價值作一般之討論。倘係如此，則本人願藉此機會，提出支助該修正案之意見；本人在上次專論該案可加接受之時，未曾論及之。

首先，本人願謂理事會不必討論無所爭論之事項，此種討論實無所獲。本人敢謂：關於諸島嶼由美國管理之提案，各方俱無任何意見上之差異。本人尚未聞及對此方面有任何異議提出；據本人所知，吾人對該點並無任何爭論，而且亦無人提議謂尚有其他國家要求管理此諸島嶼。所有已經發言之各理事國——至於未發言者，自其緘默態度觀之，似已表示默許——咸同意諸島嶼應由美國管理，並完全信任戰略防區之諸島嶼如由美國加以明智之管理，將有助於世界和平及安全之維持。

本代表團所能見及之惟一爭議即如何達成吾人業已同意之目標。即就該問題而論，本代表團認為吾人之間仍有極多意見相同之處。該託管協定草案係遵照憲章第七十九條之規定擬成，蓋除遵照該條規定草擬外，吾人亦不得擬議及之；關於此點意見，吾人尚未聞有異議。吾人並且同意如此擬具之協定已遵照第八十三條規定提交安全理事會核准，而安全理事會乃為惟一有權核准該協定之機關；對於此點，吾人亦未聞有異議。故吾人所疑慮者似為是否能使處置諸島嶼之決定合法，或為求對若干其他國家公平起見，此決定之達成是否應與對日和約之締結分別為之。

本人建議由吾人將該問題加以審查。吾人認為該問題乃一混合性之問題，內中一部份法律方面問題，一部份為本代表團在提案中特別堅持之點即為求對太平洋戰爭中之所有交戰國家公平起見，凡因太平洋戰爭引起之任何決定而與太平洋和約有關者，應由所有交戰國家共同參加決定之。

本代表團宣稱：諸島嶼因太平洋戰爭之結果，乃入於聯合國之手。吾人承認美國在該戰爭中所擔承之卓越任務，對於美國在太平洋之努力，更無他國較澳大利亞更為欽仰。但吾人知悉太平洋戰爭之勝利尚有其他國家參加，分任艱巨，諸理事國當亦同情於此。

吾人所問者爲：除將處置諸島嶼一事作爲和約之一部分外，其他辦法是否合法；及爲求對全體交戰國公平起見，此等交戰國是否應參加最後之決定。

就法律方面言，即使安全理事會核准某地爲戰略防區，並核准該區之託管協定條款，即使美國事實上之管理權獲得承認，此問題依舊存在——在法律上，是否需要將諸島嶼正式脫離日本一事載入和約？再者，吾人即根據同樣前提，同樣條件，使該島嶼之正式脫離日本作爲和約中之一部，豈非對各交戰國戰時之努力加以承認之妙舉？

安全理事會是否宣佈此事結束，不再討論？吾人覺得此爲澳大利亞修正案所引起之惟一問題，此亦確爲澳大利亞修正案所擬提本出之惟一事項。吾人希望理事會能自行就該問題一方面考慮法律上之理由，一方面就代表團特別重視之交戰國之權益加以考慮。諸島嶼繼續由美國管理爲吾人最終之目標；因理事會已達成一般協議，而理事會以外亦無人提出異議，是故吾人不憚再事聲言，任何人對此點俱無躊躇不決之意。

本代表團認爲整個問題已經美國代表加以說明，彼特別言及投降書，以表示日本業已放棄諸島嶼之所有權利，並辯稱諸島嶼之脫離日本已因簽定投降書而完成。關於此點，吾人以爲投降書並非一永久性之文件，此僅在和約簽訂以前具有效力。投降書條款最後當變成一和平條約。吾人似覺投降書所稱諸島嶼之移交問題亦必需規定於和約中，而正式脫離一事亦應以同一方式妥切爲之。

有人懷疑吾人是否欲保障日本之權利。日本在此方面之所有權利已由投降書加以解決日本現除投降書所留與者外，別無其他權利。吾人對於此事別無意見。吾人所欲維護者乃太平洋戰爭中諸交戰國之權利，而非日本之權利。

本人亦願藉此機會就美國代表所言之某一二點略加詳述。彼問：倘無和平條約，或日本對於有約束性之和平條約不加接受，或該項和約之簽訂竟遭延緩，則又如何，吾人認爲：此等問題可完全由美國加以決定：其他任何國家俱不得望其項背。依美國政策或任何由澳大利亞政府所贊助之政策觀之，吾

人似覺所謂和約不能有拘束力或和約展緩簽訂之說俱屬難以想像。從美國、澳大利亞及其他對此事件有利害關係之代表團之意見觀之，吾人必須及早締結一具有約束力之和平條約。美國必須承認該國在和平條約中爲一主要當事國，其勢力當特別強大。

關於憲章第一百零七條，彼亦曾提及。彼似謂：吾人所作之建議有禁止負行動責任之政府因此次戰爭而採取或受權執行之行動之嫌。對於此點，本人自認未能完全了解。關於此事項，吾人以爲吾人之提案與第一百零七條之用意完全相符。吾人着重之點在求鼓勵負行動責任之政府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吾人敵國之一採取此種行動，並儘速爲之。倘吾人曾提任何建議，欲使諸領土不完全脫離日本，或提供某種不徹底之辦法，則美國代表之聲辯誠可振振有詞，但吾人並未提供此類建議。吾人提案之意義乃根據安全理事會各理事國間之諒解，即關於各該領土，吾人對日本將採取最嚴厲之行動，吾人認爲此乃第一百零七條所預期者。

彼更謂：安全理事會之權能已受侵損，而其管轄權亦遭剝奪。當本人對責難吾人之修正案侵犯理事會基本職權之異議答辯時，曾明白解釋此點；本人願將當時所言爲諸君重述之。吾人並未提出任何建議，而吾人亦決無意撤消或侵損安全理事會之管轄權。安全理事會有一肯定之職掌，不能加以剝奪，斯即對本協定之核准權是也。並無他人能行使此種職權。安全理事會在將來亦有一職權，即監視管理此領土之方法。吾人並未建議任何機關得侵損或減少該項職權之運用。吾人提及協定與和會之關連，然並未建議和會在對該事項當爲之事以外，得另有所爲。

再者，美國代表一面攻擊吾人，謂吾人不容安全理事會爲所當爲，另一面復責吾人要求聯合國爲其所不能爲。請容本人摘引美國代表之言。彼謂：“聯合國無締結和約之權。”此正吾人建議案之要點；吾人不欲安全理事會訂結和約條款，但吾人建議和約條款應由惟一之適當團體（和平會議）議訂之。

美國代表亦將安全理事會與美國參議院略作比較。本人不願試論理事會另一理事國內之政務，但本人認爲此中實有一完全相

類之點。吾人在第十六條中謂：本協定在未經美國參議院批准以前，不生效力。本人從詳解釋此條，乃欲顯示一政治事實；本人相信對美國憲法規定之解釋尚屬正確。吾人建議第十七條規定：本協定在臨時或最後和約對日本發生拘束力以前不生效力。

實言之，此兩種情況之不定性程度幾乎相等。但此種不定性不足令吾人不安。倘吾人深信將有和平條約，又信該條約將拘束日本，則本人確信美國代表當具有同樣信心，確知美國參議院將接受美國所要求承擔之責任。本人以爲此兩種辦法在將來實施上似有完全類似之處，彼此之不定程度蓋不分高下。

本人願陳述三點積極意見，以爲吾人之修正案辯護。

第一，吾人以爲澳大利亞修正案承認普遍公正原則；據此，吾人應承認此事與所有對日作戰國家之利益有關。

辯護吾人修正案之第二點意見爲：因鑒於過去會議中若干其他代表團所提出之若干法律問題，爲求避免任何疑慮起見，似宜將該協定之實施事宜延至使日本在和約中放棄對於有關領土之所有或可要求之任何權利以後，再行辦理。

第三，吾人所以略爲延緩該協定之生效時期，亦有一實際之理由。該協定一旦生效，將立刻影響託管理事會之組織。美國現以非管理國之資格爲託管理事會之理事國；一俟該協定發生效力，則美國卽將以管理者之資格爲託管理事會之理事國。

倘諸君參閱憲章第八十六條第一項，再研究組成託管理事會之理事國種類，則可知：爲求憲章所定託管理事會理事國之總數於管理託管領土者及不管理者之間得以平均分配起見，美國一旦停止爲非管理國而變爲管理託管領土之理事國時，則立須選舉二非管理託管領土之理事國，該項選舉僅能由大會舉行之。本人述此意見，非在文助澳大利亞之提案；惟吾人認爲此乃一實際理由，可以說明爲託管理事會之便利計，似宜將該協定之生效時期延至大會集會時，或集會以後，因應選之二新理事國僅能由大會選舉故也。倘美國卽時變爲管理當局，則有一非常困難之問題發生，卽託管理事會在事實上是否能依憲章

之規定履行職務。

最後，吾人希望陳明者，卽如依第十六條或吾人提具之第十七條之規定，將協定生效時期略爲延緩，此舉對於諸島人民及美國之利益或聯合國之利益，皆無損害。鑒於美國在理事會提出此項協定時所顯示之態度，現在事實上管理諸領土之美國自將繼續管理諸領土。本人敢謂：即使協定未正式生效，美國亦將依照該協定之條文及精神管理諸領土，此乃無疑之事。

吾人願再聲明：此種延緩不致發生損害。再者，爲求對太平洋戰爭之交戰國公平起見，及爲求使諸領土正式脫離日本一事毫無法律方面之疑義起見，吾人建議延緩協定生效日期，此乃必要之舉。

主席：本席聆取諸代表意見之餘，認爲有將本席立場加以闡明之必要。

本席對澳大利亞修正案所以提出其有違憲章之反對意見，乃由“須經接受”字樣而生。本席因鑒於安全理事會對此等事項之獨有職權，故認爲以上字句礙難接受。若刪除以上字句，自可消弭本席所提出之異議，因新句維護本理事會惟一獨有之職權也。

修改後之澳大利亞修正案可能有重大不便之處，但此皆涉及該修正案之內容。關於此點，本席最後將以巴西代表之資格有所申述。現在所欲表示之惟一意見卽：本席認爲澳大利亞修正案之初稿顯與理事會基本職權之規定相違，但修正字句則似無抵觸上述規定之處。茲願再言者，卽本席對澳大利亞修正案之內容向未表示任何意見，甚至關於該案是否宜列入吾人現有之協定中，本席亦尙未表示意見。

澳大利亞代表質詢吾人對其修正案之有無違背憲章一問題，是否仍在討論。本席願答曰然，因本席並未對於此點作何決定也。本席主張待一般討論結束後，再將本修正案連同已提出之其他修正案一併審議。但顯然有若干代表不表同意，內中尤以美國及敘利亞代表爲然。

Sir Alexander CADOGAN (英聯王國)：因假定吾人早遲將以此修正案依其現在形式付諸表決，本人願就此略述所持之態度。諸君當

猶憶在前此某次會議中，本人曾通知理事會，謂本國政府根據嚴格之法律觀點，懷疑在對日和約對諸島嶼作最後處置以前，安全理事會是否有權審議諸島嶼之託管協定草案。是故，本人贊助澳大利亞代表團之提案，因該提案與本人適纔申述之本國政府意見相符也。

澳大利亞提案被人攻擊，謂其有違理事會基本職權之規定而被認為不能予以接受。美國代表以兩點理由攻擊該提案。第一點，本人信其謂理事會若對於一事件發生之日期不能控制，而又據此了解，作成決議，殊屬不宜。本人對此議不能信服。鄙意理事會為其本身行動之主宰。就本人而論，乃憑良知而作此言；因在敵國，立法機關在諸多場合下，嘗通過法案，對若干在某種無法控制之環境或條件下可能發生之未來事件，預為規定，例如若干命令之開始生效或終止效力端視敵對行為之停止或戰爭之結束或其他不能自行決定之環境或條件而定。因此，本人認為理事會對該事項當能運用其主權，而謂協定應依某種條件而開始生效。

美國代表又堅決主張投降條件即構成日本在諸島全部權利之最後放棄。事實上是否如此，本人不能無疑。本人認為向來之投降條件或停戰協定俱非一成不變之最後決定。以日本而論，吾人深望和約中能將投降條件作最後之釐定，但和平條約或竟不與投降條件盡相吻合，此乃常見之事。本人相信即 Mr. Austin 本人亦曾謂：當和約一旦簽訂批准之時，或竟不要求日本將其在現在領土內之一切統治權及行政權悉行放棄，此亦非不可想像之事。本人相信此言實張吾說。鄙見以為和約簽訂及批准之時，若約中竟不包括此種規定，實絕難可能之事。惟倘閣下承認此情況或有發生之可能，則理事會之地位將如何？而託管協定之地位及美國政府自身之立場又將如何？是故，本人堅信本國政府對此事項所以取如此態度者，蓋除純自法律觀點着眼外，尚有其他理由在也。

澳大利亞提案受攻擊之另一點即謂該提案強以議和條件責成負責起草和約者辦理。本人相信此種了解或因“……各方了解：該項條約應要求日本……”一節中用字

而起，然提案原無此意。如將上節文字易為“……據各方了解：該項條約將要求日本……”，以表示吾人之所為係根據所可預期之未來事故，不知如此修改是否較佳。若用“應要求”一語，實似對行將起草和約之諸政府有所訓示。本人所提出之修改或可使若干國家易於接受。

本人自信已將贊助此提案之理由陳明。此項提案與本人在理事會中所說明之本國政府意見相合，本人且認為此提案亦決不減損理事會之職權及美國政府之權利，而對日後與日本商訂和約之諸政府之權利亦無侵犯之處。

Mr. LANGE (波蘭)：本人僅欲表示本人對所提新增第十七條之反對意見。本人業已說明：波蘭代表團認為日本自對中國發動侵略戰爭繼而退出國聯，並因其他違犯代管義務等行為，實已失去對委任統治地之一切法權。因而吾人認為現在復要求日本拋棄該等領土內之權利一舉，實不適當。吾人認為此種權利既已不復存在，第十七條即歸於無用。

本人並願指出：第十七條實與第十六條相衝突，因第十六條規定該協定應於安全理事會及美國政府批准時開始生效故也。

郭泰祺先生(中國)：對於澳大利亞所提修正案，本人亦欲略陳愚見。本人不信該修正案有提出之必要，一如本人不信其符合憲章規定然。

中國代表團於一九四七年三月七日第一一六次會議時聲明：日本對於太平洋諸代管島嶼向未具有主權，因其違反委任統治書之規定，故已喪失其對委任統治地之法權。再以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果，日本業已失去其對諸島嶼之一切有效管制<sup>1</sup>。國際聯合會現已解散，本人認為安全理事會顯然有權處置太平洋諸島嶼，或照託管制度將諸島交某管理當局管理。

澳大利亞代表謂美國參議院依照美國草案第十六條對託管協定草案之批准，與澳大利亞修正案所主張由將來對日和約對本協定加以接受之規定，殊相類似，本人對此實不了解。美國為協定之一當事國，自須完成其憲

<sup>1</sup> 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第二十三號。

法上所規定之批准程序。此項權力已被公認為所有聯合國會員國為使一協定生效所賦有之附帶權利。至於將此協定與將來對日和約相連結，以確定其法律效力，乃顯屬另一問題。苟如此，則吾人將使此協定，或其發生效力之日期，託付予一公認不在聯合國憲章範圍內之團體。

澳大利亞代表及理事會其他代表俱已明認安全理事會具有絕對全權，訂定此種性質之託管協定；至於協定生效日期，則主張由其他機關（即對日和會）決定。自本人觀之，此無異在安全理事會之職權上加一重大之限制。竊以為此實建立一危險之先例。

本人深信：吾人對澳大利亞代表所謂之公平待遇太平洋戰爭中之抗日聯盟國一點，咸表同意。本人確信吾人切望吾聯盟諸國皆獲公平之待遇。本理事會之所以議決邀請對諸島嶼有利害關係之國家前來參加者，乃昭示其欲聽取此等國家意見之切望。本人確信吾人樂與此等國家代表於本日午後共聚一堂，會商大是。

再者，Mr. Hasluck 謂理事會會內會外俱無人表示反對將此委任統治地託交美國。在此情形下，本人似覺澳大利亞修正案已無任何必要或用途矣。因此，倘吾人將該修正案提付表決，本人殊難贊同。

本人尚願就協定生效日期事略進一言。該協定究將於最近將來生效，抑或於下屆大會期間生效，本人不信其有非常重大之關係。本人亦不相信此係根本癥結之所在。根本一點在不使生效日期之決定操於安全理事會以外某機關之手，或使其視某因素為轉移——因如此則將與憲章牴觸也。吾人所關懷之問題並非生效日期之早遲，此乃題外之事。吾人所關懷者，乃若將生效日期之決定授與會外機關，則將限制或損害安全理事會對此事項所有之權力。此實為吾人真正關切者也。

Mr. PARODI (法國)：本人願就澳大利亞修正案之實質略陳意見。

愚意以為吾人可依各人所論該修正案之真正意義及範疇而批評該案所建議各點是否有過或尚有不及之處。倘有人謂吾人現所處理之問題在性質上為首當由和會處理者，則最好以另一方式言之，並聲明吾人認為憲章

第七十九條及其後諸條內之程序規定，在和會開會以前，不應適用；並決定在和會對該問題討論前，將該問題先行擱置。設果如此，則匪但可以遵守程序之常則，而安全理事會之管轄權亦決不致為其他決議所左右。

本人在前某次會議中闡述法國代表團之態度時，曾指明本國政府首先認為此最後正常之程序<sup>1</sup>。吾人認為最合次序之辦法為先任和會處理此問題，然後再依照憲章第七十九條及其後諸條所規定之程序處理之。

本人亦曾明言：關於所提議之另一程序，本國政府，亦認為可以接受。換言之，吾人同意某項問題除在和會提出討論決定辦法外，亦能以簡單程序解決之。因鑒於所有將來參加和會之各國，如非有代表在此，即因受邀請或因吾人議事日程中所列問題之吸引，提出其意見，而使吾人獲知，故吾人不認為該項簡單程序有何不妥之處。

再者，吾人現已一致同意將諸島嶼交由美國管理。

況和平會議並非一受其獨有之規則或章程保護之國際法機關。吾人無須為維護和平會議而反對其參加國家削減該會之管轄權。

最後，本人願附一言，即日本因違反代管義務，故已喪失其在太平洋諸島之代管權，此點蓋已經各代表再三言之。國際聯合會既已不復存在，日本代管權之宣告喪失乃係聯合國之責任。

因此，法國代表團認為由安全理事會直接處理此問題之程序決不與任何規條衝突，故可予以接受。

倘諸君持相反之意見，認為澳大利亞修正案似尚不夠極端，則吾人勢須在和會研討此問題前，將諸島託管問題自吾人之議事日程中除去，而姑不置論。

另一方面——本人適纔說明為何法國代表團從此觀點論此事項——倘認為問題可立刻由安全理事會處理，則本人即不復知澳大利亞修正案之意義及範疇為何。本人實不了解為何吾人所作之決議必當為和會決議所左右。本人亦不能了解為何澳大利亞修正案第二部論及生效日期或準則。據該修正案第二

<sup>1</sup> 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第二十三號。

部，吾人之決議在某種程度內實受和約之左右。

澳大利亞修正案之初稿實自招嚴重之反對——該草案確予人一種印象，即吾人指示和會應作何項決議。批評英聯王國代表之修改新案者係代表相反之一種意見，即吾人使理事會之決議為另一機關（和平會議）之決議所左右。

吾人似宜確認事實，並承認吾人早能另循他途，靜待和會將該問題解決後，再依憲章考慮解決辦法。倘有人提出一與此不同之程序，則吾人勢須判定可否加以接受，吾人堅認澳大利亞修正案似無必要。本人認為本程序可以接受，而澳大利亞修正案所以非必要者，適已闡述明白矣。

主席：本席認為現已屆暫停討論之時；惟在散會前，擬請波蘭代表發言，因渠表示對某一與今日議事日程無關之問題，欲有所言故也。

MR. LANGE（波蘭）：請諸君注意：本理事會於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三日曾議決設置一委員會，負責研討裁軍問題<sup>1</sup>。該決議案稱：該委員會應於三個月內向安全理事會提具建議。轉瞬逾月，而該委員會尚未集會。因本

<sup>1</sup> 設置常規軍備委員會之決議案係於安全理事會第一〇五次會議通過。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第十三號。

國政府訓令本人報告該委員會第一個月之工作，本人頗感焦慮，而僅能呈復謂該委員會尚未開始工作。

因此，本人敬懇閣下行使主席之權力，務使該委員會儘速開始工作，不再延擱。

主席：本席在宣布散會前，擬作一聲明，即常規軍備委員會所以迄未召開會議者，乃因至今尚有兩國之代表人選未經通知本席。吾人惟有靜候，並促請該二國將人選派定，從速通知。是故在上項通知未經收到前，實無法訂定該委員會首次會議之日期。

本席建議吾人於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九日（星期三）午前十一時再行集會，審議科府海峽事件小組委員會之報告書。次日午後三時，吾人當繼續審議本次討論之問題。

MR. GROMYKO（蘇聯）：主席，星期三原子能委員會會議訂於午後三時舉行，並非午前十一時。但使理事會全體代表於同一日開會兩次，似不甚便。如理事會下次會議改於星期四舉行，不亦較佳乎？而以余個人論，尤覺方便。

主席：如無異議則吾人決定於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日（星期四）開會，審議科府海峽事件小組委員會報告書；星期五午後三時繼續討論託管協定草案。

（午後六時四十分散會）

# 聯合國出版物經售處

<b>阿根廷</b> Editorial Sudamericana S.A. Calle Alsina 500 Buenos Aires	<b>埃及</b> Librairie "La Renaissance d'Egypte" 9 Sh. Adly Pasha Cairo	<b>挪威</b> Norsk Bokimport A/S Edv. Storms Gate 1 Oslo
<b>澳大利亞</b> H.A. Goddard Pty. Ltd. 255a George Street Sydney	<b>芬蘭</b> Akateeminen Kirjakauppa 2, Keskauskatu Helsinki	<b>菲律賓</b> D.P. Perez Co. 132 Riverside San Juan
<b>比利時</b> Agence et Messageries de la Presse S.A. 14-22 rue du Persil Bruxelles	<b>法國</b> Editions A. Pedone 13, rue Soufflot Paris Ve	<b>瑞典</b> C. E. Fritzes Kungl. Hovbokhandel A. -B. Fredsgaten 2 Stockholm
<b>玻利維亞</b> Librería Científica y Literaria Avenida 16 de Julio 216 Casilla 972 La Paz	<b>希臘</b> "Eleftheroudakis Librairie internationale Place de la Constitution Athènes	<b>瑞士</b> Librairie Payot S. A. Lausanne, Genève, Montreux, Neuchâtel, Berne, Basel Hans Raunhardt Kirchgasse 17 Zurich 1
<b>加拿大</b> The Ryerson Press 299 Queen Street West Toronto	<b>瓜地馬拉</b> José Goubaud Goubaud & Cia. Ltda., Sucesor 5a. Av. Sur No. 6 y 9a. C.P. Guatemala	<b>敘利亞</b> Librairie universelle Damas
<b>智利</b> Edmundo Pizarro Merced 846 Santiago	<b>海地</b> Max Bouchereau Librairie "A la Caravelle" Boîte Postale 111-B Port-au-Prince	<b>土耳其</b> Librairie Hachette 469 Istiklal Caddesi Beyoglu-Istanbul
<b>中國</b> 上海河南路二一一號 商務印書館	<b>印度</b> Oxford Book & Stationery Co. Scindia House New Delhi	<b>南非聯邦</b> Central News Agency Ltd. Commissioner & Rissik Streets Johannesburg
<b>哥倫比亞</b> Librería Latina Ltda. Apartado Aéreo 4011 Bogotá	<b>伊朗</b> Bangahe Piaderow 731 Shah Avenue Téhéran	<b>英國</b> H. M. Stationery Office P. O. Box 569 London, S. E. 1 and at H. M. S. O., London, Edinburgh, Manchester, Cardiff, Belfast and Bristol
<b>哥斯大黎加</b> Trejos Hermanos Apartado 1313 San José	<b>伊拉克</b> Mackenzie & Mackenzie The Bookshop Baghdad	<b>美國</b> International Documents Servic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960 Broadway New York 27, N. Y.
<b>古巴</b> La Casa Belga René de Smedt O'Reilly 455 La Habana	<b>黎巴嫩</b> Librairie universelle Beyrouth	<b>烏拉圭</b> Oficina de Representación de Editoriales Av. 18 de Julio 1333 Esc. 1 Montevideo
<b>捷克斯拉夫</b> F. Topic Narodni Trida 9 Praha 1	<b>盧森堡</b> Librairie J. Schummer Place Guillaume Luxembourg	<b>委內瑞拉</b> Escritoria Pérez Machado Conde a Piñango 11 Caracas
<b>丹麥</b> Einar Munksgaard Nørregade 6 København	<b>荷蘭</b> N.V. Martinus Nijhoff Lange Voorhout 9 's Gravenhage	<b>南斯拉夫</b> Drzavno Preduzece Jugoslovenska Knjiga Moskovska Ul. 36 Beograd
<b>多明尼加共和國</b> Librería Dominicana Calle Mercedes No. 49 Apartado 656 Ciudad Trujillo	<b>紐西蘭</b> Gordon & Gotch Ltd. Waring Taylor Street Wellington	
<b>厄瓜多</b> Muñoz Hermanos y Cía. Nueve de Octubre 703 Casilla 10-24 Guayaquil	<b>尼加拉瓜</b> Ramiro Ramírez V. Agencia de Publicaciones Managua, D. N.	

[48C3]

未設經售處之各國如欲訂購聯合國出版物或有所詢問可與下列二處接洽：

Sales Section  
United Nations Office  
Palais des Nations  
Geneva, Switzerland

Sales Section  
United Nations  
Lake Success  
New York, U.S.A.